

镜中之城

——观《南京照相馆》有感

张 健

在《南京照相馆》这部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的电影中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成为了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。当主人公小心翼翼地擦拭相框，凝视那张定格在历史瞬间的影像时，观众也被邀请进入一场关于记忆、创伤与救赎的深刻对话。这部电影巧妙地利用照相馆这一特殊空间，将南京这座承载着复杂历史记忆的城市转化为一个巨大的记忆装置。在这里，每一张照片都不只是图像，而是被压缩的时间胶囊，等待着被重新激活。

照相馆在这部电影中远非简单的故事背景，而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记忆剧场。这个空间既私密又公共，既属于当下，又与过去紧密相连。导演通过照相馆老板这一角色——一个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的复杂人物——展现了记忆传承的微妙过程。老板每日擦拭相机镜头的行为，宛如一种仪式，暗示着我们需要不断清理认知的“镜片”，才能看清历史的真相。照相馆里那些等待被认领的照片，则

象征着集体记忆中那些被遗忘或刻意回避的片段，它们沉默地存在着，等待着被重新发现和解读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对历史创伤的处理方式极具艺术性。电影没有采用直接展示暴力的传统手法，而是通过照片中人物的表情、姿态、衣着等细节，以及人物对照片的反应，间接地传达创伤的深度。这种“不在场”的表现方式反而产生了更强烈的心理冲击——观众被迫成为主动的解读者，用自己的想象填补那些空白。当一位老人颤抖着手指触摸照片中年轻时的自己时，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简单的怀旧，而是一种存在论意义上的震撼：那个被定格在照片中的年轻人与现在的老人是同一个人吗？时间究竟对我们做了什么？这种处理手法使电影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，触及了记忆与身份的本质问题。

电影中反复出现的“显影”过程——照片在暗房中逐渐清晰——成为了记忆重构的绝妙隐喻。导演似乎在告诉我们，历史真相不会自动显现，它

需要特定的“化学条件”和“反应时间”。照相馆里那些被修复的老照片，象征着被重新审视和理解过去。特别令人深思的是电影中照片经常被错误归档或错误记忆的情节，这暗示了集体记忆的不稳定性和可塑性。当不同人物对同一张照片讲述不同版本的故事时，电影巧妙地展现了记忆如何被个人经验、情感和后续事件所塑造和改变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最打动人心的或许是其对记忆救赎力量的探索。电影中，那些最初带来痛苦的记忆，最终成为了治愈的源泉。当角色们勇敢面对照片中封存过去时，他们不仅与历史和解，也与现在的自己和解。这种救赎不是通过遗忘实现的，而是通过更深入的理解和接纳。在电影结尾处，照相馆的橱窗里展示着新旧旧照片的并置，构成了一幅跨越时空的对话图景，暗示着记忆的连续性如何为破碎的身份提供黏合剂。

在当代社会，我们被海量图像包围却可能失去了真正“看见”的能力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提醒我们，在数字时代，实体照片和专门保存记忆的空间（如照相馆）具有新的意义。电影中那些被精心保存的相册，那些被反复触摸的照片，构成了一种抵抗记忆流失的物质基础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电影不仅是对特定历史记忆的探索，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记忆方式的反思。

《南京照相馆》最终展现的是一种记忆伦理：如何负责地对待过去，如何在承认记忆的主观性和碎片性的同时，不放弃对历史真相的追求。电影中的照相馆成为了这一伦理实践的场所以——在这里，记忆被尊重、被质疑、被重新编织。当镜头最后拉远，照相馆融入南京的城市景观中。我们意识到，整座城市其实就是一座巨大的照相馆，每一处街角都可能隐藏着等待被唤醒的记忆。这部电影最伟大的成就在于，它让我们离场时带着一种新的目光——准备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微小却重要的历史印记，并思考我们自己在记忆星河中的位置与责任。



绿草如茵

李昊天 摄

诸巷记

周宏伟

明万历十五年，一个叫诸庭佩的汉子，风尘仆仆从武进横林跋涉而来。他放下肩头不多的行囊，目光在荒蔓野草间仔细探寻，最终择定了这片土地落脚生根。自此，一个以“诸”为姓的小村落悄然萌发，名唤“诸巷”。

村东有一条小河，世代人称“东浜”。河水清浅，蜿蜒北流，靠近村落的一段，水波尤为沉静。老人们说那河湾旧时有个名字——惠家浜。村西亦有一河，便是“西浜”，水色比东浜略深，其中一段被唤作“楚家浜”。村子南面，与北七房紧密相依，田埂交错，犬吠相闻。北面则与周家巷、祠堂巷的房舍相连，炊烟袅袅，难分彼此。只因北七房墙门里的地势高过诸巷不少，早年便掘了一条放水沟，把北七房和诸巷隔开。年深日久，水沟渐渐淤塞断流，只余下几处浅水塘，零星散布，映着天光云影。

毛石或黄泥的路面，被几代人的脚板踩出凹痕。两条明清时期建造的老巷自东浜延伸，屋舍鳞次栉比，一路铺展到西浜岸边，高高低低的马头墙勾勒着天空的轮廓。青砖的缝隙里，苔痕深深浅浅，木门木窗的漆色早已剥落殆尽，露出木头的原色。西南角上，还藏着一条短巷，老辈人都叫它“九间头”，虽只寥寥几户，却也自成一格，房舍的结构和外貌明显好于其他地方。

诸巷出美女。我记得“九间头”有个小女孩特别喜欢跳舞，蹦蹦跳跳，玲珑可爱，她是从上海到外婆家来上学的，可惜小学没上完就转学回去了。诸巷有个长辫子姑娘，青春十八，风姿绰约，恋上了墙门里一个四十多岁的教书先生，虽几经周折，仍喜结良缘。巷子深处，顾涌潮家门前，巍然立着一棵老樟树，树干粗壮得需两人合抱，树皮如龙鳞般破裂。夏日里，这里便是天然的凉棚，村人摇着蒲扇闲坐，孩童在树荫下追逐嬉闹，树影婆婆，细碎的光阴便在这浓荫里悄悄溜走。

趁世界还没被晒醒

陈卫华

晨光漫过窗帘时，我正从罕见的酣眠中苏醒。赤足踩在微凉的地砖上，透过阳台望去，整片洋房的红瓦顶，已浸在金箔般的阳光里。夏日的晨风裹着露水的清润，是酷暑中最珍贵的馈赠。

趁世界还没被晒醒，赶紧出门“放风”去！皮肤还记得昨夜空调房的寒意，此刻每个毛孔都在晨风中舒展。小区水露台还带着潮气，我打完八段锦时，常遇见的那位晨练大姐刚摆开架势。她总说，这一小时的清凉，抵得过整日空调的沉闷。小区外去菜场的路两边，一溜儿高大的梧桐树撑开绿荫，七八辆婴儿车在树下排开。外婆奶奶们人手一把小扇子，一边聊着家常，一边给自家娃儿扇风赶虫。这场景总让我想起，秦少游笔下“拂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岸倚胡床”的闲适。

进小区，正好碰上遛鸟的张大爷。他提着鸟笼往外走，我知道小区南头那片竹园，是鸟儿们晨练的“歌剧院”。小区路上，有人在快跑，有人在慢走。遛狗的也早出来了，

巷子里的烟火气最盛时，挤着九十多户人家，男女老少约有二百七十口人。姓氏倒也简单，就诸、陈、顾三家，彼此沾亲带故，枝蔓相连。待到吃大锅饭、挣工分的年月，诸巷便有了个更正式的名号——诸巷大队。三百三十多亩农田，是全村人的命根子，由四个生产队分片耕种。那时的田野四季分明，春耕秋收的号子声，锄头落地的闷响，还有傍晚收工后弥漫在空气中的饭菜香气，构成了集体劳作年代特有的生活图景。

日子像东浜西浜的水，不舍昼夜地流。日历翻到2001年8月，诸巷并入了更大的友联村。清点户口时，巷子里还住着二百四十五人。光阴荏苒，到了2015年5月，村上成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，分到户后的人们，又以新的方式把利益联结在一起，二百三十二人入了股，期待着土地能生出新的价值。那古老的巷陌间，鸡鸣犬吠依旧，却也悄然多了些新建或翻造的小楼新院，以及汽车、摩托车的声响。

这方水土，虽不富庶，却也厚实养人。巷子里走出去的子弟，不乏有出息的人物。有一位老革命顾林，他本名顾益毛，是当年潜伏在暗影里的地下党员，后来远赴苏联求学，归来后成了太原重型机械厂的总工程师。顾俊是北京理工大学の科班出身，凭着一身硬本事，也干到了高级工程师；陈国新则在水利科学研究院里潜心钻研着江河湖海——他们都是从诸巷的泥土里长出的硬实苗子，他们的根扎在诸巷的泥土里，脚步却走向了远方。

如今，巷子是真的老了。许多老屋空置着，门扉紧闭，蛛网悄然结上了雕花的窗棂。上世纪80年代就地翻造或移地新建的“兵营式”二层楼房虽整齐排列，但也饱经风霜。唯有顾家门前的樟树，依旧年年新绿，巨大的树冠在风中沙沙作响，像一个沉默的守护者，随风摇曳，仿佛低语着四百年的烟尘过往。

李卿家的小泰迪，照例追着王伯的边牧撒欢。

记忆忽然闪回童年的玉米地。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催我们起床：“趁早凉，下地掰棒头去！”玉米叶子划拉在腿上，留下一道道刺挠的红印子。挥动小锹放倒玉米秆时，那股裹挟着泥土腥气的清甜汁液味道，是记忆里最原始的香气。衣衫湿透，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露水。待到日头毒辣时，我们已在树荫下啃着刚摘的黄瓜。

此刻，阳光开始炙烤柏油路面。我将带露珠的蔬菜塞进冰箱，窗台上茉莉的新蕊悄然吐露芬芳。原来夏天最好的光景，都藏在世界将醒未醒的晨光里——藏在菜篮浸润的潮气里，漾在婴儿柔软的笑声里，隐匿于每一个从容不迫的生活褶皱中。

农人趁凉劳作，是与天地同频的智慧；城里人晨起活动，又何尝不是对自然的皈依？在这个被空调驯养的时代，我们依然渴望着与晨曦相拥。

人活着，酸甜苦辣总要咽下去。滋味如何，各自品尝，各自体验。

清晨，农人荷锄下地，日落方归。他们的脊背弯成硬弓，老茧糙过锉刀。问困苦不苦？他们咧嘴笑笑：“庄稼人嘛，就是这样。”几十年的雪雨风霜，轻描淡写地带过。他们的一生，与泥土为伴，与种子共存，收成好坏全看老天脸色。这般体验，朴实如脚下的土地，沉重似肩上的扁担，却在收获季节结出金黄的喜悦。

城里人不同。他们西装革履、高跟长裙，穿梭于楼宇大厦之间。他们追逐着数字，周旋于社交，为合同奔忙，为薪酬算计。前些天，我朋友说：“这季度考核不达标，奖金怕是要泡汤了。”说话时眉头紧锁，仿佛天要塌了。他们的苦恼，农人不懂；农人的艰辛，他们亦难体会。不同的人生剧本，本就存在“夏虫不可语冰”的体验隔阂。

少年人血气方刚，总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。我认识个大学生，整日嚷

人间体验

沈 亚

着要“体验生活”，后来果真休学流浪。一年后归来，又黑又瘦。问他体验到了什么？他沉吟良久，说：“饥饿。”细想这“饥饿”二字，实乃人间体验之至味。古往今来，多少悲欢离合，多少背井离乡，多少烽火狼烟，皆因肚皮或心灵“饥饿”而起。

老人历经沧桑，尝遍百味。他们像坐在人生剧场的末排，台上的悲喜剧早已看腻，寻常生离死别再难掀起内心波澜。邻居老陈八十三岁，常躺在藤椅上晒太阳。我问他，在想什么？他眯着眼说：“想死。”见我愕然，又笑道：“活到这把岁数，生死就像晨昏交替，再自然不过了。”在老者眼里，人间百味，不过是过眼烟云，悲喜皆成往昔。

医院里的生死界限，薄得像一

张化验单。我曾见一位中年男子，捏着诊断书的手抖如风中秋叶。他顿悟道：“早知生命如此脆弱，我就不会……”昨天他还在为升职熬夜拼命；今天却要面对死神的请柬。人间至痛，莫过于不知明天和意外谁先敲门？恰如《红楼梦》所言，“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”。

爱情最是矛盾，甜时如蜜，苦时似胆。张小姐与李先生的恋情，曾在朋友圈里风光无限——玫瑰花海、情侣腕表、生日蛋糕、异国旅行……半年后再见张小姐，人已憔悴不堪。原来，浪漫的李先生另有新欢。这种落差，足以将人从云端拽入深渊。一年后，张小姐嫁了个本分的中学教师。她说：“吃一堑长一智。过日子嘛，总要踏实些……”有

些体验，注定让人在伤痛中成长。

我认识一位医生，行医五十余载，救人无数。后来他得了癌症，却照常坐诊，直到拿不稳听诊器。那天我去看他，他正望着窗外一棵枯树出神，说：“你看那棵树，枯死了还一直站着，是否比一些活着的人更有风骨？”老医生以树自况，想来此生无憾。他在悬壶济世中，体验到人活着的真正价值。

人间万千体验，终是一面镜子，照见本真的自己。我们都在忙着采集各种滋味：有人满筐苦果，有人收获甘甜，更多人是将酸甜苦辣，熬成百味杂陈的日子。体验的价值不在其本身，而在于将其转化为生命的养分。

自呱呱坠地开始，我们便踏上了人间旅程，既是过客，也是风景。懂得珍惜每一份体验，方能遇见一站美好。所有品尝过的人间滋味，都是灵魂寻找归宿的坐标——这或许正是生存意义之所在。

指尖上的江湖

王蝶飞

年轻的母亲带着她的女儿
在江堤边吹泡泡
顺着风的方向
一个个易碎的月亮
飘过江面，有的刚吹出来就破了，有的飘了一会儿就碎在我的眼前，更多的飘了很远，消失在风中

我伸手接住一串泡泡
这透明的世界
我无法进入其中
这指尖上的江湖
我永远握不住

今夜的海

林 芹

悸动难眠。阵风的拂慰更甚
情思的波纹拍打着礁石
浪花是心底的缱绻

星星已入梦，林鸟也睡得正酣
我分明清晰地听见露珠
在草叶上凝结的声音
隐约看到了蜘蛛正忙碌地
穿织网的另一半

入了心，动了念
曾短暂停留心海的那朵祥云呢
为何再也不见

当雾气慢慢退却

董小翠

雾带凝结白色哈达
被谁系在山岚上
松林黑黝一片
树影在摇晃，隐藏不住欢喜

在这难得的宁静中
我听见——
雾粒抖落竹叶
咄咄作响

曾经熟悉的那些人群
早已忘却少年外出的你
街角的人，举止奇奇怪怪
如同一些轻飘飘的灵魂

匆匆忙忙，慌慌张张
步履蹒跚，或者摇摇晃晃
瞬间，周围的一切
会凝固，变得有些陌生

瞬间有些陌生

张 斌

远方，原本熟悉的城市
密集簇拥着的楼群
在水平线上，一字排开
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

千军万马，携带着红尘
悄无声息，正向你滚滚袭来

走进城市，走进寻常巷陌